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五十

賢德

傳曰太上立德又曰德成而上惟賢者必有德焉中
古而下良士間作乃有稟純粹之氣挺中庸之美蹈
道體和居簡行約躬履仁義力敦孝友處崇高之勢
而志益下居困阨之會而道彌顯中語默之節得進

退之理或推挽時彥致之於光大或化導民俗濟之於淳厚或治家而有法或念舊而施惠亦有錙銖人爵糠粃塵務優游而自得恬澹而無欲者焉至若匪人革心而遷善驚獸屏跡而不害斯又高義之所服精意之所感者已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銅鞮伯華晉大夫也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孔子又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

漢張釋之為廷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嘗召居

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鞮音武顧謂

釋之為我結釋之跪而結之結讀日係既已人或讓王生

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

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耶使結鞮欲

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衛綰為中郎將郎官有譴嘗蒙其罪蒙謂覆蔽之不與它

將爭有功嘗讓它將帝以為廉忠實無它腸

鄭當時字莊武帝時為大司農每朝候帝間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侯天子間隙之時其所稱說皆言長者也其推轂士及官

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有味者其言甚美也

嘗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言進之上惟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韋玄成賢之子也以父任為郎嘗侍騎謙遜下士出遇知識出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輟從者之車馬也以為嘗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

田甲為張湯客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與錢通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

烈士風

後漢樊重南陽湖陽人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縣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

張綱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後為廣陵太守

王丹居家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

之東觀記日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墮孀者恥

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孀與嬾同音力宜切邑聚相率以致殷富

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

以為嘗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治風俗以篤後徵為太

子少傅

杜根爲郎中諫鄧太后歸政太后怒令撲殺之詐死
逃竄積十五年太后喪徵爲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
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
民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
張湛扶風平陵人也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
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
我獨詐善不亦可乎位終太中大夫

尹勳家世永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頌爲太尉宗族多
居貴位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仕至大司農
鐘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辟州府未嘗屈志
李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
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
好招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
所安多此類也

周燮汝南安城人居家清處非法不言兄弟父子室
家相待如賓鄉曲不善者皆從其教也安帝時以玄
纁羔鴈徵不至

陳寔爲太丘長解印綬去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
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
焉遇赦得出

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顛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袁閔免焉泰徵有道不就

孫堪仕郡縣公正廉潔俸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仕至侍中騎都尉

劉虞爲幽州刺史後以疾歸家嘗降身隱約與邑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時在井市步行有異人皆別之州間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
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
將爲改過子旣已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
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旣爲盜畏若聞之
反與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
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
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相生故與
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
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
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遂

守之至暮劍王還見之乃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擊其
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
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
使人推求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
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
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望廬而
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王皆親驟乘適
烈私館疇咨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
詰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
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後爲少府

魏田疇字子泰爲幽州牧劉虞從事奉使長安得報
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北歸率舉宗族他附
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
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
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
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
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
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愉快一時無

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誣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
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較
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
然服其威信烏九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
納令不爲寇

華歆漢末爲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以郡迎策
策親執子弟之禮禮爲上賓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
地江南者甚衆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
莫敢先發言歆時起更衣則論議謹譁歆能劇飲至

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嘗以其整衣冠爲異江南號之
曰華獨坐曹公奏徵之及行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
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
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
單車遠行將以懷壁爲罪願賓客爲之計衆乃各留
所贈而服其德

邠原北海朱虛人也避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
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旣不
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
繇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歛其錢以爲社

供及原自遼東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
曹公北伐三郡單于還任昌國燕士大夫酒酣曹公
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
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
謁曹公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哉誠難測
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謂訖
而出軍中士大夫詰原者數百人曹公怪而問之時
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曹公曰此君名
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
公宜盡禮以待之曹公曰固孤之宿舊也自是之後
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嘗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
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
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
而峙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
之者貧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漢末避亂至遼東往見公
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坯爲室
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
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繇是度安其賢
民化其德邴原與寧俱往而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密遣令西還度亡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寧居遼東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鬪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貴不復鬪訟後詔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袁準忠信公正不恥下問惟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嘗恬退而不敢求進後爲給事中

袁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嘗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

徐幹清玄體道六行脩備輕官忽祿不耽世榮仕爲五官將文學

任嘏爲人純粹愷悌虛已若不足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人少得稱之

管輅體性寬大多所含受憎已不讐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謂忠孝性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
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
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後爲
少府丞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皆擢舉善人
不伐其功朱才爲武衛較尉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
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爲將謂跨馬蹈敵
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於
是更折節爲恭留意於賓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聲
名聞於遠近會葬卒

吳駱統字公緒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
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
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
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是乃自
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繇是顯
名大帝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
丁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
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爲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大
帝深貴待之爲始平令未及擢用而病卒

晉樂廣字彥輔父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

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廣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仕至河南尹

阮瞻字千里嘗群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後爲尚書令

鄭默寬冲博愛謙虛溫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童豎厮養不加聲色太康元年爲光祿勳卒

皇甫方回安定朝那人有文才永嘉初以博士徵不起避亂荊州閉門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

鄭冲字文和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後爲太傅

張華少自脩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後爲司空

李熹爲尚書僕射拜光祿大夫特進致仕熹自歷仕雖清非衆異而家無儲積親友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

樂道融丹陽人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爲王敦參軍

幸靈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卽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爲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母終服喪居於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日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摭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及其摭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見齊王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嶮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於長安袞乃相與登於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

未熟食木實餌石蕊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
獲命子恂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瞽墜崖而卒同保赴
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
避地超然遠跡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
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哀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
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
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
之是以宗族鄉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
孫畧字文度吳國富春人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
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
所受後尚書張國明表薦畧公車特徵會卒

應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家富於
財年又稍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
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較
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官至
平南將軍

衛玠字叔寶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及卒謝鯤哭之慟曰
棟梁折矣仕至太子洗馬

魏詠之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較尉詠

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王延西河人也非其織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勅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爲金紫光祿大夫

何琦字萬倫性沈敏有識度居於宣城陽穀縣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玩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妙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已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

占卜無所事仕至涇縣令

譙秀巴西人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避難巖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宋謝弘微陳郡陽夏人父思武昌太守弘微所繼叔父混義熙中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宋初降號東鄉君元嘉九年東鄉君薨資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在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從祖司空琰時事業奴僕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

奴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
夫殷叡素好撝菹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
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錢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
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不堪其非謂弘微
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
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錢債
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
蕪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
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令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
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嘗以裙拾自資同裙者或爭穢
道虔諫止之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忍後每事輒
云勿令居士知

晉明字文達僑居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
爲贈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
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
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議曹從事不就

何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
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
以貴之位至吳郡海虞令

沈恭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閭門位至輔國將軍

南齊江泌爲南中郎行參軍領國子助教乘車至染烏頭見一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眺爲吏部尚書郎

王騫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梁張弘策爲人厚實篤於故舊雖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爲衛尉卿遇害莫不痛惜焉

劉苞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終太子洗馬

劉許平原人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繇是衆論咸歸重焉本州辟主簿不就

傅昭所蒞官嘗以清淨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性尤篤慎子婦家嘗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

日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
不負閭室顛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入自
以爲不逮仕至散騎嘗侍

庾黔婁新野人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
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

劉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長短
位至尚書左丞

諸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
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
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後湘東王板
爲法曹參軍不就

陳陸瑒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終通直散
騎嘗侍

王勵字公齊通之餘也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
未嘗以利欲干懷梁世爲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
除秘書郎太子舍人

虞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
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慄然白刃不憚也終大中
大

歐陽頎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蕭允爲光祿大夫未嘗以榮利于懷及晉安王出鎮湘州又苦携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日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在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姚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惟以書記爲樂在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錄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爲侍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靜避於聲勢清潔自處貲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篤於宗屬所得祿賜咸充周卹爲吏部尚書入隋終太子內舍人

岑之敬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終征南府諮議參軍

後魏嘗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嘗見其矜恡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終車騎將軍

裴敬憲字孝虞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而情性和雅未嘗失色

於人而又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
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盜所服如
此除太學博士

王椿太原人爲瀛州刺史更蒲還鄉齊神武之居晉
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極接

李冲沉雅有大量兄承爲滎陽太守冲隨兄至官是
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
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
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

游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
讓時論貴之

崔挺幼孤居喪盡禮推人受士州閭里親附焉每四
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肯欵備得者榮之家徒
四壁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遺者挺辭而後受仍
亦散之貧困不爲蓄積故鄉邑更欵歎焉仕至北海
王祥司馬

辛雄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
請

梁越字玄覽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爲光祿大夫
辛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

法所在有稱

韋休之爲安西將軍光祿大夫貞和自守未嘗以言
作物

北齊楊愔字遵彥魏司徒津之子也愔貴公子早著
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惟有二弟一
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表重
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群從弟姪十數人並
待而舉火頻遭迤厄冒履艱危一餐之惠酬答必重
性命之讎捨而不問

趙彥深幼孤貧事母至孝性敏聰善書記安閑樂道
不雜交遊爲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
見率以爲嘗後位至司徒

後周樂遜性柔謹寡於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
矜尚每在衆中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
仕至大將軍

韋叟高尚不仕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
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

楊薦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
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終梁州刺史

段永累官至大將軍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稱輕財

好士朝野以此重焉

皇甫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貧守志嘗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為善人終隋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俊每食方丈坐客嘗滿弦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終隆州刺史

柳霞性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終驃騎大將軍

隋令狐熙字長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起家吏部上

士

房彥謙歷官司隸刺史被執政所嫉出為涇陽令卒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

郭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之交者多愛之終右候將軍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齠齔喪父母以孝聞士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

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情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踈頓至於此又士謙家富於財州里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謙擢國子祭酒不就終於家

唐李百藥性寬容泛愛爲時文宗引進後生提獎不倦

王友貞口不言人過尤好釋典屏絕羶味出言未嘗

負諾時論以爲真君子神龍初徵太子中舍人以疾

固辭

趙驥肅宗時爲秘書少監性孝悌敦重交友雖經難危不改其操

楊綰尤攻文詞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靜寡欲嘗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塵埃滿室澹如也含光用晦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位至相薨

楊於陵爲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弘整進止有嘗度

在朝三十餘年崇踐中外始終不失其正居官奉職亦善操守時人皆仰其風德

孔述睿謙和退讓與物無競每親朋集會恂恂似不能言人皆敬之終太子賓客

韋夏卿有風韻善談讌與人同處終年而喜愠不形於色

許孟容方勁富有文學又雅好推轂樂善拔士士多歸之

崔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為正人宿儒所推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為方鎮無

聲妓之娛終淮南節度副大使

武儒衡字庭碩丞相元衡從父之弟才度俊偉氣直貌莊言不妄發與人交有終始終兵部侍郎

盧元輔自曾祖以名節顯著元輔端靜貞介不失門風歷踐清貫人士歸美不以其父祀之惡為累終兵部侍郎

後唐李琪初仕梁為翰林承旨琪之名播於海內重然諾憐才獎善家門雍睦

晉尹玉羽性仁恕好靜默與朋友交無怨棄御僕諫不好詈辱有過則諭而戒之有罪則禮而遣之家雖

屢空不渝其廉時雖亂離不廢其業仕至光祿少卿
鄭韜光自襁褓迫於懸車凡事十一君踰七十載所
任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
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污平生交
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尚平
簡及爲戶部尚書致政歸雒甚愜終焉之美
崔悅字子文性恬淡不汲汲於榮利笑不至哂怒不
至言接新進後生未嘗有誨群居公會寡言嘗云非
止致人愛憎且或干人祖禰之諱指命僕役亦用禮
節隆暑祁寒不使冒犯終太子賓客

程遜性溫厚鮮是非所履循繩墨與善惡人交皆無
悔者朝野賢達咸慕而里之終太嘗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六

二十四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知言 清廉 辭賞

知言

夫古之君子達語默之要識幾微之朕發而必中出而有章考求而足徵詮理而可範斯之謂知言矣三代而下賢英間作流風遺議粲然可覲乃有明性守

之分述世道之變敘忠公之訓究神理之說陳教化之本較盛衰之意以至商確質文之損益品藻人才之勝劣形於嘉話藹乎前聞蓋所謂善言之無瑕吉辭之蓋寡邈千里而斯應垂百世而不朽者焉

申叔時楚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楚將北師侵鄭子

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一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也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

本聞之日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單子周卿周卿士也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

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伐功單子即襄公語

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即郤至位於亡人之下佐新軍位

在而求掩其上稱已之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恐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逸書

也不見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稱已功所以明怨

士鞅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四年士鞅奔秦秦伯問於

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

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

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真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之

冊序元錄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七 二

思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

樂麇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沒矣而麇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

二十一年 晉滅樂氏

晏子齊大夫晉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而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對曰嬰聞之古之能行其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安也今以不事上為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

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德矣今以不事上為道及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塗矣有明上可以為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載焉叔向又問晏子曰人何如則可謂保其身對曰既明且知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又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

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乎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悖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乃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又梁丘據問晏子日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嬰聞之順愛不解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臧武仲魯大夫也昭公十年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鄭

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臧

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

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佻明德君子必愛民

之謂甚矣而一用之將誰福哉一同也同人於畜牲也

閔子騫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八年秋葬曹平公往者

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

騫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然後及其大

人國亂俗壞言者適多之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

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

可以為無害遂不於是在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

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殖生長也言進德如農之殖苗日新日益

彪侯衛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冬十一月晉魏舒

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

成周尋平魏子南面居君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

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戲逸豫馳驅自恐

渝變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史墨晉大夫也魯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公薨

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薨于路寢晉趙簡子問於史

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

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

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諸侯

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諸侯為日久矣民之

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

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嘗奉奉之無嘗人言性在德也

君臣無嘗位自古以然史墨迹古故詩曰高岸為谷

為深為陵詩小雅言高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可知

也三后夏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下震上大

商周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

乘乾故日雷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七 五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
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

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
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

宿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
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假
人器車服名爵號

子思鄭子產子國參也魯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侈
嬖大夫也而嘗陳鄉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不守
其位而能父者鮮矣商訟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以多福僭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違詩商訟故受禍
孔子在魯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人以為居子位乃是為政

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
其為為政孝乎惟孝美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

子思孔子孫也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伯魚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

蓋慎諸柳者衛人也見子思為嫁母服子思曰吾何
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

以備 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 謂財足以備禮而時

不得 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

閔損字子騫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 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必復更改作 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卜商字子夏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兄桓魋

行惡脫身絕之 故曰我無兄弟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端木賜字子貢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孔子弟子陳亢也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

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 子貢曰夫子

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

求之與 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之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棘子成曰君子

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子貢曰惜乎夫子

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皮去毛曰鞞虎豹與

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犬羊邪

魯人白公謂孔子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

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

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乎

公明賈衛大夫也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

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益公明賈對

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美其得道嫌不能悉然

孟子鄒人也謂弟子公孫丑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曰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人有險諛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

言雄鷄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

也有溢美不信之辭若麗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能知

其欲以陷害之有邪僻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任賜

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蓄毀以離之雄叔孫也有陷遁

之辭若秦客之安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

漢夏侯勝為諫大夫給事中嘗見出道上語入見天子而以

其言為小宣帝聞而讓勝讓責勝曰陛下所言善臣

人道之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

耳後漢桓譚好古學數從揚雄辯析疑義大司空王邑

納言嚴光聞揚雄死謂譚日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

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顧見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

揚雄字

祿位容貌不能動人

故輕其書者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

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

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

不詭於聖人

詭違聖人周公孔子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

所稱善

更音正行切

則必度越諸子矣後至議郎給事中

出為六安郡丞

李法為侍中上疏失旨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

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

繇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

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

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

魏張璠鉅鹿人養志不仕明帝青龍四年詔書張掖

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

西嶷然磐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

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

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

連齋以問張璠璠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

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

追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也

追興禎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祥也

蜀孟光爲大司農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謀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爲其智謀藏於胸懷權畧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志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諸君讀

書寧當效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

晉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戎襲父爵辟相國掾後至司徒

樂廣字彥輔善清言爲河南尹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初吳呂岱爲孫權大司

馬權病篤召諸葛恪輔政臨去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喜曰夫託以天下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嘗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老知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身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者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曰君必能辯賊者也言其明畧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葦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

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爲世鑒
華譚字令思爲秘書監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
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
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
聞者稱善

賈充族子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
智筭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
疾劇嘗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

劉寔平原高唐人爲大司農還州里寔有高行而諸
子多受賂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

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
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
裴楷字叔則阮籍喪母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
直視楷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
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
從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
楷位至侍中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
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板答曰令爲
忠臣不得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顛京位至泉陵令

周處仕吳爲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醜酒謂
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離
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
渾有慙色

袁甫爲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玠問甫曰卿名能辯
豈知壽陽已西何以嘗旱壽陽已東何以嘗水甫曰
壽陽已東皆是吳人亡國之音哀以思梟足疆邦一
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久成水故其
城嘗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美寶皆聚
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
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
矣觀者難其敏捷

孟嘉爲征西桓溫參軍人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
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袁宏爲大司馬桓溫記室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
安爲楊州刺史宏自吏部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
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追談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
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

謝玄字幼度與從兄朗俱爲叔安所器重安嘗戒約

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之後爲左將軍會稽內史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嘗質望秋先零帝悅其對歷尚書右丞

顧愷之爲大司馬桓溫參軍甚見親盼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摧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秦秀爲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群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旣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

殷浩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

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浩終尚書令

顏含爲光祿勳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錄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

南齊桓榮祖爲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巴東王子嚮事方鎮皆啓稱子嚮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思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帝乃省親以

榮祖爲知言

梁柳惔爲太子詹事惔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於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

王規爲中書黃門侍郎勅與殷均王錫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時湘東王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揚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

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在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醪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獻之後舉孝廉以疾辭

北齊房豹爲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遂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肯恐非禳所能加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

後周蕭大圜梁簡文帝子國亡入周爲滕王迨友迨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千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迨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民果滅聞者以爲知言

隋高勸北齊宗室齊亡入周高祖作相謂勸曰齊所以亡者繇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勸再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世荷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至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濫叨各位致遽官謗高祖甚器之後爲洮州刺史坐事免

唐蘇世長隋末王世充僭號署爲太子太保與世充兄子弘烈俱鎮襄陽武德四年雒陽平世長首勸弘烈歸降既至京師高祖責世長來晚故世長頓顙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歛手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陛下應天順人布德施惠又安得忘管仲雍齒之事乎且臣武功之士經涉亂離死亡畧盡唯臣殘命得見聖朝陛下若復殺之是絕其類也實望天恩使有遺種高祖與之有故笑而釋之尋授玉山屯監

清廉

夫砥石勵節不以利汗行惡衣菲食所以志於道潔已以進臨財以廉處脂膏而不能自潤委貨財而不虧其義克全其操動不累高不以身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斯君子之至行也中古而下蓋不乏其人焉乃有居貧守約寡欲易足靡受饋餉不榮資產處

官遵量人之用在困無苟得之志非夫立義為富秉德不回者亦奚以臻此哉古人有云貧者視其不取老者戒之在得蓋亦固窮自守不為義疚者鮮矣夫子罕宋人也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實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責玉得富公儀休為魯相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

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答曰夫惟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母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給魚

漢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尹翁歸為平陽市吏公廉不受饋饋亦餽字也百賈畏之

黃霸為左馮翊二百石卒史使領郡錢穀計計謂出入之數

也簿書正以廉稱言無所侵隱故人書皆正不虛謬也察補河東均輸長以廉見察而遷補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

郇相王莽時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視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

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
後漢郗禹封高密侯資用國邑不脩產利光武益重
之

第五倫脩行清白光武嘗召見曰聞卿爲吏不過從
弟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生遭饑饉米石萬錢不
敢妄過人家

張禹父歆爲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卒汲吏人賻送
前後數百萬悉無受

第五頡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
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雒陽無

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鞅
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
頡故舊各致禮餉終不受

江革爲五官中郎將恩寵有異於是京師貴戚衛尉
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
聞而益善之

楊秉爲太常免官田里雅素清儉家至貧窶并日而
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齋錢百餘萬就以餉秉閉門拒
絕不受

魏張範太祖時爲議郎叅丞相軍事救恤窮乏家無

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

鮑勛黃初中左遷治書執法被誅勛內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

李豐爲中書令仕歷三朝不以家計爲意仰俸廩而已爲司馬景王所誅有司籍其家無餘積

王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鬲令袁毅餽以駿馬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

晉羊篇太傅祐之兄子也爲鉅平侯奉祐嗣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裴憲爲北中郎將王浚承制以爲尚書浚爲石勒所破勒乃簿王浚官僚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

顧象父祕爲交州刺史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壽爲州人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

羅含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塗新塗人楊羨後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塗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繇是遠近推伏焉

胡威字伯武魏荊州刺史質之子少勵志尚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厩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

爲汝糧爾威受之辭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

魏舒清貧不營財產官至司徒

周顛爲僕射爲王敦所殺籍其家筭篋中有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斛在位者服其清約

陽鶩爲前燕太尉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旣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嘗乘弊車瘠馬

及死無歛財

皇甫真爲前燕太尉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

宋王曇首爲侍中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

王韜之居身簡素凡所經歷務存不擾在江州俸祿

外一無所受後爲左僕射卒

沈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伯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

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

孔顓弟道存代顓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

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顓甚乏遣吏載五

百斛米餉之顓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

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

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

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南齊陶季直官至太中大夫清苦絕倫後又屏居十

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訣聞者莫不傷其

志

裴昭業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

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東人士須一札之命者我不

愛也昭業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

都之事仰累清風

梁韋叡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

范岫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每所居官以廉潔著稱江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

嚴植之爲中撫軍記室叅軍兼博士卒于館自疾食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

陳姚察爲吏部尚書自居顯要甚勵清節嘗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於麻布蒲練幸不煩此此人遂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自此伏事者莫敢饋也

後魏賈秀爲中書侍郎自始至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嘗掌機要而廉清儉約不營資產

成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除平陽太守

北齊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之拒而不受後爲魏彭城王韶典籤業惟有一馬因瘦而死韶

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詔固辭不敢詔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詔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遭憂解印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後周王悅進爵河北郡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位至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勅勞勉之

唐陸贄為鄭縣尉罷官東歸省母張鎰為受州刺史有重名贄故遊壽州謁鎰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得再見遂大稱賞請結交贄辭去惠錢百萬曰願以備太

夫人一日之膳贄辭謝不受受新茶一串以行曰敢不承公賜鎰益賢之後為翰林學士丁母憂歸雒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贈賻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受

辭賞

古人有言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所以厲世摩鈍也若乃宣其忠力克成茂勳既排難以解紛或運籌而決勝封邑亟至好賜是加而乃謙挹不居辭讓切至惟思公家之利靡懷乃身之寵為臣之行不其高乎

于產鄭大夫也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轅

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此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申包胥楚大夫也吳敗楚包胥如秦乞師楚子入郢賞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

平王遂逃賞殺之

魯仲連者齊人也適遊趙會秦圍趙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仲連說之行不復敢言帝秦秦將

聞之為却軍五十里而引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董安于以下邑之役趙簡子賞之辭因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立義諸侯而至弗忘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及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

且爲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漢張良字子房高祖平項羽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之首食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帝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邑萬戶

後漢鮑永初爲更始尚書侯射行大將軍事既歸光武拜諫議大夫至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與永對食賜永雒陽商里宅固辭不受

魏田疇右北平人嘗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守蓋有欲討之意會太祖北征烏丸舉疇爲脩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而濱海洿下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舊北平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尚有微徑可從路近而便掩其不備可不戰而禽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親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

至心許而不奪 太祖今日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王不止於一

世也其德 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疇所執

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

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

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

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大臣博議

世子以疇同於子貢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

節尚書令荀彧司隸較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是時文帝為世

子議曰昔遠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

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畧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道以為求仁

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

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

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

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

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

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

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

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走耳蒙思全

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

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

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

楊阜爲定安長吏以討馬超功賜爵關內侯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結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尋以爲益州刺史

吳張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大帝討江夏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太帝廻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大帝不奪其志

晉衛瓘爲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尅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舉旗之效固讓不受

何攀爲散騎嘗侍以與誅楊駿功封西域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逵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畧不入已

賀循爲吳國內史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

後魏高植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

當蒙封賞不受云蒙荷重恩爲國效效是其嘗節何足以應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

後周李棠初事後魏行東萊都事孝武西遷遂仕東魏爲北豫州掾刺史高仲密遣棠詣闕歸欵太祖拜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微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

司馬喬爲北徐州刺史太祖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喬領戶千室先至太祖欲以封喬喬辭曰立義之士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內發豈喬能率之乎今以封喬便是賣義士以求榮太祖善而從之

薛善族兄崇禮爲齊神武守河東太祖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慈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送歸順臣子嘗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益固辭不受太祖嘉之以善爲汾

陰令

隋王頒梁太尉僧辯之子其父為陳武帝所殺頒既入隋為開府祿取陳之策及陳平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遠名勢 避嫌 嫉惡

遠名勢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語日以約失之者鮮矣故士君子蘊明哲之心秉貞靜之操畏權臣之盛滿將求婚而輒拒避貴戚之氣焰彼願交而不答不屑

毀譽而盡心納忠靜退守貞而罔求干預或不矜於富貴或不就其徵辟時人重其立志來者仰其清風載諸縑緡斯可尚矣

漢劉德爲宗正妻死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

雋不疑爲京兆尹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不敢當

後漢鄧禹封高密侯以特進奉朝請禹以天下既定當遠名勢

王丹京兆下邳人資性方絜鄧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太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張霸爲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當朝貴戚聞霸名行欲與爲交霸逡巡不答

李通尚寧平公主爲大司空通性謙恭嘗避權勢謝病不視事

馬廖接子也少以父任爲郎明德皇后立爲虎賁中郎將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納忠不屑

毀譽

王謙父暢祖襲皆爲三公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勿許以疾免卒於家

晉鄭默爲光祿勳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嘗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

解系梁州刺史脩之子也清身潔已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

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

宋謝瞻晉末爲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是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填蒲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靜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

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勵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

王謝瞻晦弟也初爲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祕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已蒙超擢固辭不就王敬弘臨沂人也文帝元嘉中爲左光祿大夫東歸後徵爲太子少傅不就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謝弘微爲右衛將軍元嘉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

孟顛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顛不就徵辟昶死

後起家爲東陽太守

江湛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

後魏楊津有六子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

北齊韓晉明嗣封東萊王有俠氣朝廷處之貴要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返故紙乎武平末爲僕射百餘日便解官

後周蔡祐明帝時爲小司馬帝之公子也與祐友昵及卽位禮遇彌隆祐嘗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交於勢要

唐薛元敬收之從父兄子也爲天策府叅軍兼直記室與收俱爲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嘗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也少孤貧事母甚謹博通五經而謇傲獨行初授晉王府叅軍直弘文館特進魏徵

甚禮之將以姪女妻之義方固辭無幾徵卒義方竟娶徵之姪告人曰昔不附宰相之勢今感知已之言故也

楊於陵爲潤州句容主簿韓滉節鎮金陵以女妻之秩蒲爲岳鄂江西二府從事累官至侍御史韓滉自江南入朝總將相財賦之任德宗頗任遇權傾中外於陵自江西府罷卜築於建昌以讀書山水爲樂滉歿德宗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

韓公武自宣武馬部都虞侯將兵誅蔡賊授鄜州節度使憲宗元和十四年父弘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爲右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乃移鎮宣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職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頗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王龜宣宗大中中爲太嘗少卿以弟鐸入相不願在朝出爲同州防禦使

後唐孔邈兗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乾寧五年登進士第除較書郎崔遠在中書奏萬年尉充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方在廊廟避嫌不赴職

避嫌

夫處簪纓之族任臺閣之官而有服之親不敢相臨
蓋避嫌之道也若乃父秉國鈞而靡求仕進兄居柄
用而固辭近職此蓋奉公之亮節飾身之遠謀雖與
內不避親疎不避仇者殊然而閑邪存誠防微杜漸
亦足尚矣

宋傅隆爲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總服不得相
臨徙太子率更令

王球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以服親不得相臨
遂加宣威將軍

唐蘇頲弟誥初拜給事中時頲爲中書侍郎上表讓
誥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內舉不避親乎頲曰晉祈奚
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誥何得屢言近日鄉父
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

馬炫以左散騎嘗侍以弟燧拜司徒兼侍中以親避
轉刑部侍郎

李德裕字文饒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
氏春秋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
大成貞元中以父吉甫譴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
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
事

杜從郁爲左拾遺司徒佑之子也元和元年九月以從郁爲祕書丞郁始自太子司議郎爲左補闕右補闕崔羣幸賢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於是降爲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權德輿元和五年入相起居郎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德輿之壻命守本官罷學士鄭瀚爲考功員外郎故國子博士史館脩撰以父任僕射故也

王起爲吏部侍郎文宗太和元年六月以起爲兵部侍郎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時起兄播爲僕射平章事起在選部非便故移於他曹以集賢之職兼之梁趙光裔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開平三年以光祿太嘗少卿以兄光逢擢升相位固辭近職避親嫌也後唐孔邈爲萬年尉充集賢較理以親舅獨孤損在中書避嫌不赴職

楊注爲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宰相涉之弟也哀帝二年三月勅兄旣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

嫉惡

仲尼有言曰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蓋有挺勁直之性稟直清之操嫉夫姦佞形於言色以至當官而行守法無貳抗志靡惑繇衷自信或裂裳履足以長驚或操觚著論以申貶周愛陳迹以洩其憤怒激厲薄俗以扶於名教責敗田之夫鄙其繇徑譏貝錦之子斥是讒言惡彼犬羊之質奮茲鷹鷂之志非剛毅中立卓然有守者孰能及於是哉其或觀過所從不於其黨多僻之世疾之已甚良非斯人之徒與

齊公子元其弟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是為懿公公

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日公曰夫已氏

猶言某甲

介子推晉人秦送文公至河舅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壁河中

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天實開公子而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

陳文子齊大夫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違之

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也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

大夫崔子也

子產鄭大夫也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

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強委禽焉禽鴈也納犯懼告子

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於

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布陳

贊幣子皙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

之日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大夫夫夫婦婦所謂

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褻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

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子

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

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均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

子南直也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均其事歸罪於楚乃執子南而數之曰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畏君之威聽其政尊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傷人子

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

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

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將

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游楚之兄子太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亢敵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

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夫豈

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昭

公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

太叔之族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劇駟氏

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遽傳使吏數之責數其罪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

事而未爾討也務共大國之命不服治女罪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

犯之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太史書七子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

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

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不乎請以印為

禘師印子斬之二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

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

將至七月壬寅緝尸諸周氏之衢衢道也加木焉書其罪于

未以加尸上又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

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

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

變所欲勝因勝所罪鄭國大亂民口誼譁子產患之

於是殺析民心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向戌為宋左師魯襄公十七年華閱卒華臣弱臯比

得子正起 總錄部

十一

之室臣闕之地畢比闕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

之之子弱侵易之後盧門宋城門合全師向戌也賊殺華吳于向戌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畢比私有討于吳遂幽其

妻幽吳曰異余而大望昇與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

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

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合之左師為

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驕昭公六年寺人柳有寵

有寵于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柳聞

之乃坎用牲理書許為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亡人許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

比合比奔衛于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也欲乃

於寺人柳比從為之微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公

使伐之伐令見于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女

喪而宗室于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詩曰

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詩大雅宗子之女其

畏哉固若城俾使也

叔孫昭子魯大夫也昭公十年昭子聘晉齊高彊奔

魯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高彊昭子語

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無子尾多

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

宮在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而送之其子不能任是

以在此忠為令德其于弗能任罪猶及之唯不愼也

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

也罕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言禍亂不在他正當

身以喻高強自取此禍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孰誰

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之故受王者禮有八佾

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又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曰女弗能救與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時仕

于季氏救猶正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神不享非禮放尚知問禮太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又季氏富于周

公周天子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為季氏宰為之

急賦稅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小子門人也鳴

鼓聲其罪以責之又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

景伯以告魯大夫昭伯回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

路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罪于季孫

使誅察而肆之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孔子為大司寇

攝行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又琴張聞

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

孟縶之賊女何可弔焉信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繇宗魯不為

利疚于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故病身于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以邪

待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周終竟也不犯非禮以二心事又

原壤夷俟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踞行孔子子曰幼而不孫弟

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賊謂賊害以杖叩其脛孔

叩擊也脛脚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足恭便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左丘明魯大夫慝怨而友其人心自相怨而外詐親左丘明

耻之丘亦耻之

仲繇字子路魯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

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繇弗

能

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內右史坐小法會赦免

官後為淮陽太守既辭過太行李息曰黯弃逐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張湯智足以拒諫詐

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

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舞猶弄也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

言之何言何不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早言也

李當戶為郎武帝與韓嫣戲少不遜當戶擊嫣走于是帝以為能

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康賊罪并連康兄中嘗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康下廷尉以譴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鷄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岑暉為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為中賊曹吏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清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勢縱橫暉與收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于是中嘗侍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暉收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

范滂為汝南太守宗資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

蓋勳獻帝初為越騎較尉董卓不欲令典禁兵出為潁川太守還勳強直不屈而內厭於董卓不得意疽

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張奐燉煌人爲太嘗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少立志節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練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王允太原人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後位至司徒

魏袁亮貞固有學行嫉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晉閻續爲西戎較尉司馬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轢其冢

劉暉爲司隸較尉其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統位官日隆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

王澄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

秦秀爲博士性忌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

傅咸字長虞爲議郎長兼司隸較尉剛簡有大節風

俗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

周馥爲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陳
耽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
書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
終爲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洩爲巳所
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
南尹

應詹字思遠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騎從事中郎諸葛
玖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玖浮躁有才辨臨
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玖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
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玖聞甚愧

孔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
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
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分之愉下車抱術
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
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
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
猶憎其目導有愧色羣仕至中丞

溫嶠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
見王敦畫象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

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范甯爲中書郎儒雅方正其舅王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妻國寶持威權扇動內外甯嫉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

范弘之爲太學博士議殷浩贈謚爲僕射王珣所怨出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得側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炤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

以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蓋嘗以謝石黷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實繁雖仰侍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邈絕世相及復無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當爲之犯時干主耶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智陽愚負情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

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繼踵此皆不量時趣以
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及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
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已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
昔人擬其輕重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謹言悞主義感於情則陳辭
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迹布在天

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爲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幙之過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遽避君位復

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勲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
機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爲社稷誠存本
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機退守藩
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爲先帝幼弱未可親政
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
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懼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
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
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
權多出疆臣中宗肅祖欽祚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
氏今主上親覽萬機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
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
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
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
所以安如此而已

古成詵爲後秦給事黃門侍郎詵風韻秀舉確然不
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
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亦斬之以
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宋孔寯子初爲高祖太尉主簿與王華爲司馬並有
富貴之願太祖初徐羨之等秉權日夜揚之於太祖

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閒居諷詠嘗詠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

北齊魏蘭根爲定州長流叅軍丁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恒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兇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椁材人或勸之不伐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斛律光字明月爲左丞相時祖珽爲尚書左僕射所住宅在義井坊大事脩築陸媪自行案行勢傾朝野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垣與吾等叅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正恐誤他國家事

隋王誼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時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爲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士無敢不肅

唐韋倫爲太嘗卿爲宰相盧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

宗幸奉天倫亦尋赴行在及盧杞白志貞趙贊等貶官關播罷相爲刑部尚書倫於朝堂嗚咽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今仍爲尚書天下何繇致理聞者敬憚之及扈從還京時擢用盧杞爲荊州刺史倫又再上表切言不可深爲忠正之士所稱歎

陸贄爲中書舍人初翰林學士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贄嘗憂惴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繇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贊等言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繇人贄又極言杞等罪狀帝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贄而能交結權倖其拒贄於帝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帝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

權德輿爲太常卿時李繁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泌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爲序繁亦

自有學術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熟其門及肅卒繁竊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年擯棄後起為太常博士德輿奏請斥之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練此丹於薊門時朱克融方叛公綽遽謂之曰惜哉至道來於賊臣之境雖驗何益乃沉之于江

晉張希崇為靈州節度使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嫉之若仇讐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 孫以敬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五十九

隱逸

夫隱居以求志遯世而無悶含華匿耀高翔遠引非夫德充而義富學優而誠篤又孰能懷道自晦絕俗而孤舉哉故仲尼之序逸民馬遷之述隱君子班范而下罔不論次焉觀其明哲兼茂卷懷自得潔已而

無污亢節而靡屈遺榮去羨保和養素忘機委順達
 至遂命得喪不嬰其慮悔吝靡集其躬乃至形于話
 言晦其名氏混於屠釣同其出處辭避徵聘轉造窮
 僻屏跡長往流風莫揖人遐室邇形於歎息斯固素
 履之君子考槃之碩人視富貴如浮雲入山林而不
 返者與

牧者不知姓名齊人也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
 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貌之
 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臣有侯不友暑衣葛寒
 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
 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
 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

老子脩道德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往問禮焉其學
 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孔子
 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
 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接輿楚人佯狂而來 曰鳳兮

鳳兮何德之衰 此孔子為鳳待聖王乃見非 往者不

可諫 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 來者猶可追 自今已來可追 已而

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下下趨而去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

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然曰是知津矣言數周流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

曰為仲繇日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滔滔者流而不反之意言當

故曰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者豈若從辟世之士

哉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之

也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孔子擾覆種也輟止也覆

無然為其不達已曰鳥獸不可與同羣隱于山林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

晨門者石門之闢人也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言孔子

可為而

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時孔子擊磬於

然也心契契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此硜硜者徒信

也益深則厲淺則揭已行若過水必以澁知其不可則

當不子子曰果哉末之難矣未知已丈人以杖荷篠丈

篠竹器老人也子路問日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

穀不分孰為夫子丈人勤勞四體不分猶云不植其

杖而芸植倚也除子路拱而立未知所以答止子路宿殺

鷄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此七人皆逸民賢者

顏闔得道之人也魯君聞之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

閭簞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

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恐誤謬致

幣而得罪故顏闔踰垣而逃使者還審之後來求之則不得

之故勘令審之也不為漢臣

漢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年皆八十有餘

鬚眉皓白四人者皆以高祖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

不為漢臣

安丘望之少持老子經恬靜不求進官號曰安丘上

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辟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地理志謂君平為嚴尊三輔

則君平子真決錄云子真名僕君平名尊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

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成都

市杜陵李彊素善揚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

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可見而不可

得諛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

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

遂以其業終蜀人
愛敬至今稱焉

後漢梅福為南昌尉居家嘗以讀書養性為事平帝
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
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涪翁者不知何出嘗魚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
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而効乃著針經診脈法
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
仕

逢萌北海都昌人也居瑯邪勞山養志脩道光武詔
書徵萌萌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

我者以其益於政尚不知方向所在安能濟時乎即
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王霸字稚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建武中徵至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

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日
太原俗黨孺仲頗有其風遂止

名報仇過直漢
興號為難化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

至以壽終

淳于恭不暴榮名州郡連召不應建武中郡舉孝廉
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瑯邪黔陬山數十年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幸其館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終於家

馮胄隱處山澤不應徵辟

樊英南陽魯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鄭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至隱處於大陵

中逢陰就虞延並避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菱爲坐以荷薦肉瓠以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草門琴書自娛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困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光武問禽何向並舉手

西指言此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祭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鄒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言旨顧左右

曰此隱者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尚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任性尚冲和好通老易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王君公平厚人曉陰陽懷德穢行王莽末遭亂僧牛

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為之語曰避世籍東王君公

稽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污與官婢通免歸佯狂僧牛口無二價也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嘗欲隱居避患乃與妻

孟光共入霸陵山中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

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

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

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

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致於鴻前仰視舉案齊

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

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

韋逢泰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就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泰加罪帝特原之

高鳳字文通南陽萊人也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遂不仕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與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採藥自業章帝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

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嘗采藥名山賣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二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遜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徵之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不得已乃許詔辭安車乃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

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白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喬松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觀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

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馬瑤隱於沂山以鬼置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戴良汝南慎陽人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悉將妻子旣行在道因逃

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

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踈裳

布被竹筍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江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耕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白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疲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以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莖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鳩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縣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

之謂曰夫保全一身曷嘗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壠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魏焦先字孝然河東人後漢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陽武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役病人多死者縣嘗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拮拾不取大穗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蝸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
 或問其故嘗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群不肯妄語明
 帝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度淺河水輒獨云未可
 也繇是人頗疑其不狂至齊王嘉平中太守賈穆初
 之官故過其廬先是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
 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
 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之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
 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
 有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劬祝
 劬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幾

癡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
 牂羊謂吳殺癡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
 河東董經特加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
 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濶乎念共避
 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
 復曰念武陽不先乃日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
 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

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
 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嘗結草為廬於河
 之湄獨止其中冬夏嘗不着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
 以身親土其體垢滲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
 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
 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

日不食時行不繇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
 雖有驚惡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
 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
 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
 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卧不移人以
 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
 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也曰吾不足以
 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畧而見矣夫世之所嘗趣者榮
 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
 家也言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
 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
 曠然與天地為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
 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掛其意四海之廣不
 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
 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嘗心之所得測量
 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
 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惡不以迫其慮離榮
 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
 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
 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故梁州刺史耿

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
 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則之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後漢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
 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嘗食青菘
 芫華年似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
 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
 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壤
 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
 文帝黃初元年又徙詣雒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
 以甌甑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
 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齊王嘉

平中八九十才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
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
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後漢建安初客三
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樂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
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
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嘗讀老子
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衆還長安途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嘗衣弊
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日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

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
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
言故因號之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卹之輒
拜跪繇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
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
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蜀譙秀字元彥巴西人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
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舊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
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子壽辟命皆不應
嘗冠鹿皮躬耕山藪

晉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恙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遊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任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嘗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於蘇門山遇之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雒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嘗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繇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

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其卒章云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園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朱冲南安人少學而貧武帝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以其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以孝間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鱖魃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其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行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子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視醫藥宗親因得見之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雒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蓋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鄣時猛獸爲暴入室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嘗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檐水而無勑色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檐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頽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繇意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太山恬靜寡欲

清虛服氣食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
索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
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
六十餘歲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
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
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受好事少年頗或問
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
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
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
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

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
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
考槃山林斫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
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太山
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
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
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
范長生隱蜀西山巖居穴處求道養志後蜀李雄欲
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

謝數字敬緒會稽人性澄靜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

鎮軍和惜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
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
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
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陶淡侃之孫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
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
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反莫知所終
宋織燉煌效穀人隱居于酒泉南山太守楊宣畫其
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
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

儀鳴鑿鼓造馬織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
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
竒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
實勞我心

葛洪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於餘
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日擊而已各無所言洪尤好
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
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
後師事南海太守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

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鍊醫術後選爲散騎
嘗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練丹以祈遐
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成帝以洪資高不許洪
曰非欲爲禁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
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
補東莞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叅
軍在山積年優游閒養著述不輟後忽與嶽疏云當
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
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
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

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家世上族而邁少
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太乙
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
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
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
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嘗所遊
處于是立精舍于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
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
遣婦孫氏還家携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于桐

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
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
此爲樂嘗服氣一氣千餘息穆帝永和二年移入臨
安西山登巖茹芝耽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
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
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
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
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
之傳述靈異之迹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
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翟莊字祖休湯之子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
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唯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
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
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
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
居華門歡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瞿劭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海西公太
和未嘗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有瞿劭因以爲名焉
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生被鹿裘坐于石室
神無色忤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

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孟陋武昌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知之好游山澤志存遐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閉一困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困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

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麟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語父使麟之于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勅人代麟之斟酒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或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暉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暉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

賓客造請藪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少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暉徵至鄴及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暉送還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塵敝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王嘉隴西安陽人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赴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請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

郭瑀燉煌人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禘實以

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直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恭承事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子獨立道繇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虜二都盡爲戎穴天子辟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開闕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毋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

董景道弘農人晉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維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遶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嘗侍並固辭竟

以壽終

宋韋玄避吏隱于長安南山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

戴顒字仲若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顒年十六丁父憂幾滅性乃與勃居桐廬及卒顒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飲水于林間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武帝命爲太尉行參軍不就及踐阼徵爲通直郎散騎嘗侍皆不

起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

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乃逃于上虞縣界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以散騎侍郎徵並不就文帝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于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州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文帝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

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終不就冬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爲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二十五年卒于鍾山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不就後又徵爲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

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亢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疑之往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入會稽南山樵採爲業頗能言玄理時爲咏歌往往有高勝之言除太子舍人不就卒山中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陽人世居京口寓平昌少而篤學元嘉中文帝聞康之有學義詔徵之不起棄人事

守志閒居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屨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孝武卽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明帝時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

王素少有志德家貧母老任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而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孝武卽位欲聘揚隱退下詔召爲太子中舍人不就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廣武人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徵爲太學博士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嘗以稽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

有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

裳涉水謂曰觀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堂榮世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故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先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泱泱相忘爲樂貪餌吞鈞非夷非惠聊以忘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王弘之字方平瑯邪臨沂人性高尚從兄敬弘嘗薦于朝徵之不就敬弘又嘗解貂裘與之卽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于此

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日亦自不
得得亦不賣旦夕載魚入至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
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
巖築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
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
母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徵
拜著作佐郎補散騎侍郎皆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
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
表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
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驅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
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之間

冊府元龜 隱逸

卷之八十九

冊府元龜 卷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 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六十

隱逸第二

南齊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
測少靜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
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靈冥致江鯉但
能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而憂人重乎州舉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九

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
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爲
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春戀松筠輕迷人
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鬚鬢已白
豈容課虛責有恨魚慕鳥哉世祖永明三年詔徵太
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
壁上測長子官任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
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隆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
逆之逆迎也測無所受賞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
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在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

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
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
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
而來奄至所任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
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送弟喪還
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
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隋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
哲致策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明帝
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臧榮緒東莞人少孤窮自灌園以供祭祀隱居京口

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守初鎮揚州徵
為主簿不到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
世號爲二隱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幼聰敏及長篤志好學年二十
餘母亡廬于墓次遂隱遁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
近百人太祖輔政而悅歡風教徵爲楊州主簿遣中
使迎歡乃踐跡及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
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
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其序下張其目則
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
勢則身戮矣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
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
仄陋野無伏賢是以窮谷愚夫敢露編管謹刪撰老
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
人微廢道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賜一疏則上下
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
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定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
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武帝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
騎郎黯字長儒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少勤於學宋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東故有奇士也少時麟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麟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在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于是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居餘不悞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千人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嘗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

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素冲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而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永乃止順帝昇明末徵為奉朝請不就世祖永明中中書郎沈約表薦詔徵為太學博士明帝建武二年徵為著作郎東昏永元二年徵為太子舍人並不就守操終老

杜京產吳郡人少恬靜閉意樂官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始平東山開舍授學孔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

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奧泰初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於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懼薜蘿起林矣不報建武初徵爲員外散騎嘗侍京產曰莊生持約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會稽孔道徽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

徐伯琛東陽太末人有儒學好釋氏老莊明道術宅

居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岳長隱處也山多龍鬚相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琛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炤俄爾而滅白雀一隻棲其戶牖論者以隱德之感焉永明中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卽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樓惠東陽人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螫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勅出任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忽乘白驢向臨安縣梁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

賊破郡文惠太子忽出任蔣山求歸見許武帝勅為立館

盧度有道術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之瀑布山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事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彌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影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士何以致人望其

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初為譬說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千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波臨滄洲矣如君欲見之當為申譬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勅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劉虬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太祖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教令辟虬

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虬等各脩牋答而不應辟命武帝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鄉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
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
通意虬答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管灌暢餘陰於山澤
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進不研
機入玄無沫泗稷館之辨退不擬心出累非冢間樹
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載
蠲之義劉昭與虬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
中

孔道徽少厲高行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
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親慕之道徽兄
弟持心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薦
之除竟陵王侍郎不至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
中僧紹宋文帝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廢帝
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
立學淮北沒虜及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
不就太祖爲太傅徵爲記室參軍不至武帝永明初
世祖勅召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梁陶弘景字淵明丹陽秣陵人齊武帝永明中除奉
朝請既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嘗曰此山下是第

八洞宮名金陽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
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
館自號華陽隱君始從東陽孫遊岳受圖經符法遍
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
不能已巳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
不至東昏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
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所特
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
以爲仙人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
無藥物武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
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
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巳巳歲而加朱點寔
武帝太清三年帝手勅詔之賜以鹿皮巾後屢加禮
聘並不一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
欲斃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
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山中宰
相二宮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
受縱留者卽作功德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所居惟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

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遙爲名流所欽尚如此

何點字子皙廬江潯人博通琴書善談論家本家族親戚多貴仕點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屐恣心所適致醉而歸與陳郡謝淪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下忠貞家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豫章王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

何胤點之弟也爲左民尚書嘗懷止足齊建武初築室郊外號曰小山嘗與學徒遊處其內至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東昏永元中徵太嘗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嘗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歡也旣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後無爽若耶擅美

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賓是爲樂土僕推遷薄宦自
東徂西晤言素對用成睽澗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
昔歡遇曳裾儒肆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
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離屯故投袂數十免出
屢禍思得矚眷諮疑遇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
君清襟素懷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
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禮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
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
好仁由已幸無疑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
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高祖踐祚詔爲特

進右光祿大夫手勅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
已蔽昧於理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
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
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引朝高尚
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
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
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屈道
巖阿共成美世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
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中執
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

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
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
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
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
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顛
盡圓丘南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顛圓
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
之巨失今而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
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候叔孫通
耳胤曰卿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果
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
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
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有七月食
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昔荷聖主盼識今又蒙
旌賁甚願詣闕請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耳果
還以胤意奏聞有勅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
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性通率不好浮華嘗冠縠
皮巾躡蒲履手拊欄皮塵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
石上

庾承光潁州人少沉靜有志操強記敏識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七臺山鄱陽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亦拔爲法曹叅軍並不赴

劉訐平原人也本州刺史張謨辟爲主簿不就王者檄召訐訐乃掛檄於樹而逃曾與族兄劉猷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及卒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卒時年三十二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陳馬樞扶風郿人也初在梁遇侯景之亂郿陵王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繇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孝文天嘉元年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

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
勸請不得已乃行至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
乃于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
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
依託者嘗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暗中物以宣帝大
建十三年卒

後魏鄭修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九谷中依巖結宇
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
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
魏蘭根頗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家於密雲蓬室草庭唯
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
志意所棲謝其高矣叟不治產業嘗苦饑貧然不以
爲恥養子字螟蛉以字結養每至貴勝之門嘗乘以
犛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便
盛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
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及高閭曾造其家值叟
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間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案
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
二妾並年衰跛恥衣布穿弊間見其貧約以衣服直

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媿

北齊王晞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魏孝莊永安初其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者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乃屬遷鄴遊遨鞏雒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狐信入雒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大傷困篤不赴隋崔郭博陵安平人也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時崇之不應辟命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沉靜寡嗜慾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還栖隱之操策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嘗服布褐陳大建時應召來懋於至貞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雖隆冬五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開山立頌

盧太翼河間人也閒居味道不求榮利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峒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

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爲神仙可致

揚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召與語竟無所答帝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未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及也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雒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爲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廣成豈虛語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

朱桃椎者蜀人也澹泊爲事隱居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之鎮益州也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僞致

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驕也爲鬻米置於本處桃稚至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先之流高士廉爲益州都督府長史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稚不答直視而去士廉高之差人存問桃稚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以來多輕隱逸之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

田遊巖京兆三原人也高祖末徽初補太學生後罷歸遊於太白山每有林泉會意輒留連不能去其母其妻有方外之志與遊巖周遊山水二十餘年後自巴蜀將遊荆楚行至夷陵之青溪館有終焉之志遂結廬溪側荊州長史李安期薦之制追赴京至汝州便辭疾入箕山於許繇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繇東鄰頻召辟不受

史德義者蘇州崑山人也咸亨中隱居武丘山鹿裘葛巾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高宗聞其名徵赴雒陽尋而稱疾歸公卿已下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贈其文甚美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貧好道父母終爲人牧羊以收庸供葬葬畢隱于嵩山後竟居兗州徂徠山與道士劉玄博爲棲遁之友

盧鴻乙范陽人也徙家雒陽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高山開元初遣使備禮再徵不至六年玄宗至東都謁見不拜諫議大夫放還山又賜隱居之服并其草堂一所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

崔觀梁州城固人爲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爲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財產分給奴婢令各爲生業觀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一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咏自娛鄭餘

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聞其風辟爲節度叅謀觀至府亦若不達人事餘慶容之文宗太和八年中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帝嘉之屢召便殿語及時務直方與觀城固山爲鄰居因薦焉特詔以起居郎徵之竟不奉詔

許寂字開閑祖秘名聞會稽寂少有山水之好泛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久棲四名山不干時務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篋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既退寂謂人曰君在淫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之以臨

昭百官百官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
尋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世天祐
末節度使趙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養之道唐末
除諫議不起漢南謂之徵君

晉鄭雲叟白馬人也少好學耿介不屈爲文敏速道
麗昭宗朝嘗應進士不第拂衣歎曰天命之謂性率
性之謂道性與道在乎已而不能取焉用浮名之櫻
我心使鬱鬱然若是耶因欲攜妻子隱於林壑其妻
非而不行雲叟乃薄遊諸郡獲數百緡以贍其家辭
訣而去尋入少室山著擬峯詩三十六章以道其趣

人多傳之後妻以書達意勸其還家雲叟未嘗一覽
悉投於火其絕累如此俄聞西嶽有五鬣松淪脂千
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
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釣而不易又能化
易金石無所不至雲叟嘗日觀其事信而不求雲叟
與梁室權臣李振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
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者高焉後妻兒繼謝而每
聞凶訃一哭而止特唯青衿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
處好碁塞之戲遇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
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唐天成中召拜左拾遺

不起嘗與羅隱之朝夕遊處隱之以藥術取利雲叟以山田自給俱好酒吟詩善長嘯有大瓠云可辟寒置酒于其中經時未不壞日携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詩鄭曰一壺天上有名物兩個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處是真高祖即位聞其名遣齋書致禮徵爲右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赴上表陳謝高祖覽表嘉之賜近臣傳觀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月給俸祿雲叟好酒嘗爲詠酒詩千二百言海內好名者書於縑緡以爲贈祝復有越千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形容

列於屏障者焉其爲世重也如此天福末以壽終時年七十四

册府元龜

隱逸二

卷之六十四

册府元龜

